



清冷总裁顾先生
忠犬治愈
刺猬少女汾乔

顾盼倾心

小红杏 著



汾乔告白，索吻
顾衍都可以坐怀不乱地拒绝
可当汾乔和别的男生亲近
顾衍便彻底坐不住了

继《顾意知几许》后
人气作者
小红杏

甜宠养成文

世上最温暖的事情莫过于，遇见你之后
我周身的刺全被你软化成了爱

广东旅游出版社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广东省出版集团·广东人民出版社

顾盼倾心

小红杏
著

 广东旅游出版社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顾盼倾心 / 小红杏著. —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

2018.4

ISBN 978-7-5570-1250-2

I. ①顾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8563 号

出 版 人: 刘志松

总 策 划: 邹立勋

责任编辑: 梅哲坤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8 号银政大厦西楼 12 楼)

邮编: 510060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印刷

(湖南省宁乡县金洲镇关山社区)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
9.5 印张 230 千字

201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4.80 元

【版权所有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第一章

也许是昏黄的灯光柔化了顾衍的五官，他看起来没有之前那么深的距离感，也没有那么让人敬畏。

001

第二章

天已经完全暗下来，万家灯火下是一个又一个温暖的家庭，汾乔想念爸爸，也讨厌所有人看她时怜悯的目光。

019

第三章

顾衍不是一个同情心泛滥的人，可在那一瞬间，他隐隐下了一个决定——带汾乔走。

038

第四章

汾乔就像一个贵重的易碎瓶，顾衍的严厉对上她总是要犹豫两分，生怕碎了就再也修补不回来。

060

第五章

汾乔的头埋在顾衍的怀里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可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怦怦跳动起来，急促而疯狂。

082

第六章

汾乔做贼般飞快在信纸上写了一行字，字连笔，不仔细甚至看不清内容——希望顾衍永远不要和其他女人结婚！

106



第七章

顾衍说不上来为什么会有几分口干舌燥，浑身僵硬，不知要把手往哪里摆，他第一次意识到汾乔已经长大了。

128

第八章

汾乔怎么也想不到，当有一天她看到顾衍身边出现其他女人的时候，心底的恐慌和焦虑会达到如此的地步。

152

第九章

顾衍知道他该断绝汾乔心里那些不该有的念头，他越是不撒手，汾乔便越是依赖他，可电话就在手侧，他竟控制不住自己。

175

第十章

梁易之突然俯身，趁汾乔不防，飞速在她额头轻轻印上一吻，得意地直起身。

200

第十一章

与其在深陷的时候割断筋脉血肉，不如一开始就将这份感情扼杀斩断，但顾衍发现自己错了。

226

第十二章

顾衍抬手，想帮她擦一擦，汾乔却下意识躲开了顾衍手。

246

第十三章

汾乔眼睛泛着柔光，那双漂亮的桃花眼无限柔和下来，看得顾衍想亲一亲她光洁的额头。

268

尾声

她几乎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这决不可能是从顾衍嘴里说出来的！汾乔转身，想要看清他的表情，却被他的吻打断。

290





第一章

01

滇城，冬日的寒风席卷而过。金碧辉煌的大礼堂，大型乐队气势恢宏地演奏着《婚礼进行曲》。酒店的暖气开得很足，汾乔却仍然觉得很冷。她低着头，指节因用力握紧而泛白，紧咬着唇瓣，隐忍地站在人群的最后一排，静静地注视着红毯上穿着高定白色婚纱的女人。

那是她的妈妈高菱。高菱妆容精致，五官明艳美丽，她年近四十，但仍旧是个风姿绰约的美人。

汾乔清晰地记得一个星期前，高菱告诉汾乔她要结婚的消息，那声音猝不及防地在她耳边炸开来——

“我要再婚了。”

有那么一瞬间，汾乔甚至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每个字她都能听懂，可合起来却那么难以理解。

再婚？爸爸不是刚刚去世吗？才仅仅三个月！高菱就这样不把爸爸放在心上？

当时的她歇斯底里地反对，甚至还想让外公、外婆帮忙劝高菱打消再婚的念头，可是，现实狠狠甩了她一巴掌——她是最后一个知道妈妈再婚消息的人。

外婆搂着她的肩，柔声劝她：“乔乔啊，你要考虑一下你妈妈的感受，她还年轻。就算再婚了，她也始终是你的亲妈妈，不会有人对你比她对你更好了……”

“不，不是这样的，外婆！妈妈怎么可以再婚呢……”汾乔抽噎着。

她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舅舅板着脸打断：“汾乔，你爸爸已经死了！难道你妈妈就非得为他守寡不成？”

汾乔震惊地看看左右，为什么不过三个月，他们就这么平静地接受了爸爸去世的事实呢？人怎么可以冷血到这种地步？

“那我怎么办？”汾乔隐忍着极力不让声音颤抖。她没有抬头，眼泪却一滴滴地落到地板上。

“对方你也认识的，是你冯叔叔。冯叔叔也有孩子，所以我不会再生小孩，你是我唯一的孩子。”高菱对她说。

“我不会祝福你！”汾乔眼睛通红，用尽全力喊了出来，说到最后一个字，牙齿都颤抖着咬破了嘴唇，可她一点也感觉不到疼。她明明说得如此决绝，可没有一个人在乎她的意见，短短一个星期过后，高菱就在这里举行了婚礼。

爸爸的离开，把这个世界最阴暗的一面展露在汾乔面前。她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站在荒唐的婚礼现场。新郎、新娘交换对戒，那钻石的光芒把她的眼睛刺得想要流泪。她心里压抑而狂躁，想要破坏什么，可最终只是紧紧地握住了拳头，掉头，一步一步越走越快，飞快地逃离了这座礼堂。

街上冷，正是下班时间，行人走得极快，汾乔浑浑噩噩地走

在街上，像一个异类。她突然无比憎恨自己为什么只有十五岁，恨为什么没有能力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。

她忘不掉爸爸每天下班给她带回来的抹茶蛋糕，忘不掉每一年生日爸爸蒙着她的眼睛摆在她面前的新鞋子，忘不掉每一次爸爸用新生胡须戳上她脸颊的早安吻。可人生，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夺走了她的一切。她一夜间从一个受尽万千宠爱的小公主变成了一个拖油瓶。

汾乔穿着白色小礼服，漂亮的桃花眼肿成桃子，光裸的小腿冻得发紫。环顾四周，身边全是陌生的，没有一个认识的人，行人匆匆。

她大脑昏昏沉沉，气也喘不过来。风呼啸着从她耳边刮过，渐渐地却听不真切了，也不知道哭了多久，她浑身像灌了铅般沉重，顺着梧桐的枝干就滑坐在地上。她想站起来，却总感觉提不起力气，先前还感觉冷，现在浑身却完全没了知觉。会不会死？如果能死就好了，她就可以去陪爸爸。

滇城的冬天不至于冻死人，却足以让一个穿着小礼服在室外冻几个小时的人发高烧。

“小舅，能停车吗？”贺嵘偏头询问，他一直看着车窗外的街道，忽然见到一个一闪而过的熟悉身影。身侧坐的是他的小舅顾衍，他们正要去为贺嵘的爷爷庆祝七十大寿。

“停车。”顾衍对司机下令，偏头挑眉，似乎是询问贺嵘叫停的原因。

贺嵘有些惴惴不安，但他还是硬着头皮道：“我好像在路边见到我同学昏倒了，我想下车确认一下。”

车已经开出去一段路，贺嵘往回跑，没跑到跟前，他就已经

确定了蜷缩着靠在树边的人是他认识的。同学三年，他绝对没见过这样的汾乔，她蜷缩成一团，穿着单薄的礼服，四肢冻得发紫。贺嵘听说了汾乔妈妈再婚的消息，这种新闻在巴掌大的滇城一向传得很快，可他没有想到汾乔的处境居然是这样的。

贺嵘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按了下去，蹲下轻轻地唤了汾乔几声。

恍恍惚惚间，汾乔感觉有人在叫她的名字。她艰难地掀开眼帘，只看到一个模糊的男生的影子，那声音倒是很熟悉，是贺嵘。

汾乔在学校人缘不算很好，贺嵘坐在她的后桌，也是她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。

只是一眼，汾乔的眼皮就无力地耷拉下来。

贺嵘用手在汾乔眼前晃一晃，才发现汾乔是真的没了知觉。他把汾乔往背上一背，此刻他才发觉，近一米六的汾乔几乎没有一点重量，四肢纤细，仿佛一用力就要折断似的。

“贺嵘？”刚起身，贺嵘就被人叫住了。

顾衍缓缓走来，高大而挺拔，衬衫一丝不苟地扣到领口，无一丝褶皱，西服的线条如同携带着冬日的冰雪，利落而冷硬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他皱眉，等着贺嵘解释。

“小舅，我朋友昏倒了，她现在需要去医院。”

“寿宴快开席了，你和我一起走，我会安排人送她去。”男人的眼睛幽深而锐利，语气含着威严，让人不敢违背。

贺嵘沉默，顾衍虽说他是他的小舅，却只比他大了几岁，但他身上的威严和贵气与生俱来，让人不敢违抗。如果是平时，贺嵘肯定会听他的，可是这次……他垂下眼睛坚持：“对不起，小舅，你先走吧，我想陪她一起去。”

顾衍这才认真地扫了一眼贺嵘背上的女生，她的头埋在贺嵘

的肩上，只露出小半个下巴，挺漂亮。

“你女朋友？”他问。

贺嵘抿着唇没有开口。

“喜欢她？”

这次贺嵘沉默片刻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顾衍若有所思地看他一眼，没有再阻止：“我让司机送你。”

贺嵘心中一喜，道谢后，背着汾乔匆匆上了车。

汾乔是被颠醒的，浑身忽冷忽热难受极了，睁开眼睛才发现身边是贺嵘，贺嵘的大衣也盖在她的身上。

“我们去哪儿？”她问。

“去医院。”贺嵘柔声回答，“别担心，乔乔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”

汾乔疲惫地闭了闭眼，有气无力：“不要给我妈妈打电话，我不想回家。”

“好。”贺嵘没有问她为什么。

汾乔这才放心地闭上了眼。

02

十一月的冬天，正是滇城一年中最冷的时候。贺嵘把汾乔扶上病床，看着护士给汾乔扎针。他已经按断了好几次家里打来的电话，今晚是贺家老太爷的寿宴，他作为长孙可以迟到但不能缺席。

时间越来越晚，想来想去，贺嵘只能又硬着头皮给顾衍打电话。

“小舅，我想让张嫂替我照顾汾乔一晚，她病得实在太严重了，不能没人照看。爷爷大寿，我现在得赶回去。”

顾衍接到电话也有些奇怪，他这外甥和同龄人比也算成熟，平日从不轻易开口求人，今晚却为个小姑娘一再地求他。

“汾乔，她叫汾乔？是你的同学？”

在贺嵘肯定地回答后，顾衍沉默半晌。

他在唇齿间回味了一遍“汾乔”这两个字，若有所思，只片刻后，顾衍便答应了。他挂了电话后才想到，张嫂家中出了急事，一早就向他请了假，赶回A市了。

顾衍离开宴席，来到医院的时候，贺嵘还趴在汾乔床前，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汾乔的手。看到顾衍来了，贺嵘眼睛一亮，“小舅！”这一声比平时亲切许多。

贺嵘看向顾衍身后：“你怎么会来？张嫂也来了吗？”

“张嫂家里有事，早上回A市了。”顾衍把外套搭在病房里的沙发上。

“那……”

顾衍知道他的意思，先开口：“寿礼送到，我今晚就没什么事了。我既然答应了找人照顾汾乔，就不会食言的。别的做不了，替你照顾她一晚我还是能做到。”

贺嵘有些不敢相信，再次看向顾衍身后确认，顾衍确实是一个人来的。他这位小舅尊贵无比，从没有伺候过谁，更别说照顾一个昏迷的小姑娘了。贺嵘悄悄看了一眼顾衍冷峻的侧脸，心里觉得不妥当，可低头看表，寿宴快开始了，不容他多想。

“小舅，汾乔就拜托你了。”贺嵘顿了顿，“要是有不方便的地方，就叫值班的护士……”他说着，余光扫到顾衍依旧冷峻的表情，才发觉自己似乎逾越了，立刻噤声。

走时贺嵘才松开汾乔冰凉的手。

半夜，顾衍是被哭声惊醒的。他一向浅眠，稍微有一点声音，他便会立马睁开眼睛。一睁眼，就看到病床上的小姑娘闭着眼低

声哽咽，嘴巴微微动了几下，那啜泣在梦中也是隐忍的，她似乎并没有意识，眼泪不自觉地眼角流出来。顾衍贴近她，才发现她叫的是爸爸，黑压压的睫毛全是湿的。

他伸手覆在汾乔的额头上才发现她烫极了，于是赶紧按了床头铃叫来护士。

护士先用冰袋敷在汾乔的额头上，又用酒精给她擦手心、脖子、腋窝、双腿。等一阵兵荒马乱的降温过后，病房里终于安静了下来。

第二天，汾乔醒过来的时候，就看到病房里站着一个陌生男人，男人高大挺拔，极其硬朗清俊。她瞪大眼睛，眼里满是戒备，语气不善：“你是谁？”

顾衍懒得在意汾乔的警惕与戒备，只觉得这小姑娘的眼睛长得挺精致，就算瞪人，也像两颗漂亮的玻璃珠。

他只看了一眼，就低头去拿搭在椅子上的外套：“贺嵘托我照顾你一晚，既然你醒了，那就再见了。”

听到贺嵘的名字，汾乔这才放松下来，原来是贺嵘拜托的，刚才还瞪了他一眼……

汾乔正色道：“谢谢叔叔。”声音有着几分羞愧，却还是大方的，已经与昨天晚上可怜哽咽的模样截然不同。

“不用。”顾衍声音平静冷淡，没有回头。

汾乔现在说谢他，或许有一天她知道一些事情后，会非常恨他。

听到关门的声音，汾乔耷拉下肩膀呼了一口气。

贺嵘怎么不找个女护工而是将她托付给这样一个人呢？汾乔没想通，又把头缩回被窝，好冷。她昨晚从婚宴上跑了，不知道高菱以及外公、外婆有没有去找她。不过，他们也不会在乎吧，毕竟高菱已经有新的家庭了，外公、外婆也有了新的女婿。

汾乔的心情又低落下来，仿佛被大石头沉甸甸地压住了。好在没等她想很多，贺嵘就到医院了，还给她带来了热气腾腾的燕麦小米粥。

汾乔不喜欢喝粥，打开饭盒后，嘴角就耷拉下来：“我想吃蛋糕。”

贺嵘的眼睛里都是笑意，他柔声道：“你才退烧，先吃点清淡的，如果下午好些了，我就给你买蛋糕，抹茶味的。”

汾乔生病的时候脾气最怪，她一点也不开心，可贺嵘笑着，她也不好发脾气，只能像喝药那样把粥往嘴里送。

一喝完，贺嵘就往她手里塞了一盒酸梅。汾乔赶紧扔了一颗酸梅进嘴里，皱着的眉头才舒展开来：“昨天你拜托照顾我的那个人是谁啊？”

贺嵘收着饭盒微笑回她：“是我小舅舅。”

“哦。”汾乔低头数着盒子里的酸梅，没有把贺嵘的回答放在心上，只是想着怎么解释昨天的事情才好。

“对了。”贺嵘又开口，“昨晚钟太给我们班所有的同学都打了电话，问你有没有联系他们。”

“钟太”是他们的班主任。

“你没有说吧？”汾乔立刻瞪大眼睛。

“当然不会，你昨晚叮嘱过我的啊。”贺嵘保证。

汾乔松了一口气，却也一时想不到不回家她能去哪儿。

03

在医院躺了两天，确定已经痊愈了，汾乔才在星期一的早上和贺嵘一起去了学校。汾乔和贺嵘一进教室，正在早读的同学都停了下来。大家的眼神有些异样，汾乔敏感地察觉到了。想起

班主任打去同学家里询问的电话，她这才意识到大家似乎误会了什么，他们不会以为她离家出走去找贺峻吧？

要她傻乎乎地去解释吗？她才不会！

汾乔面无表情，板着脸回到了座位。贺峻笑着无奈地摇摇头，也跟着坐下。钟太来教室门口绕了一圈，只看了汾乔一眼，什么也没说就回了办公室。

第一节课下课的时候，高菱就来了，她站在教室门外，眼圈有些红，可头发和衣服都是整齐的。汾乔心里突然非常不舒服，心中沉甸甸的。她紧紧攥着拳头，从座位上起身，走出教室。

走廊里风很大，吹得汾乔的校服簌簌作响。

看热闹是人的天性，整个班的视线都随着汾乔移到了窗外。

“乔乔。”高菱叫了她一声。

汾乔嘴紧抿，低着头，低声应了一下，并不看高菱。母女俩谁也没有再开口。僵持了许久，直到上课铃响了，汾乔捏紧裙摆，一字一句地开口：“你真的要跟那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吗？”她定定地看着高菱，眼睛里带着渴求，明明白白地告诉了高菱，她是多么需要高菱。

汾乔天性骄傲，从不把自己的情感剖析给别人看，更别说这样明显的哀求。高菱看得明白，可她沉默了。

汾乔懂了高菱的意思，眼眶酸涩，却强忍着，平静地说：“我要住校。”她眼睛黝黑，流露着一股倔强。

高菱迟疑了一会儿，低下头抹掉脸上的泪水，把汾乔的手机和钱包递给她：“宿舍你一定住不习惯，妈妈在学校附近给你租一套公寓，找个人照顾你，信用卡的副卡也给你，以后你想买什么都可以自己刷……”

汾乔突然厌烦极了，觉得那眼泪实在廉价。既然都要抛弃她了，为什么还要故作姿态地哭一哭？她接过手机和钱包，不再说话，转身就走，头也不回地大步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
接下来一整天的课，汾乔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她浑浑噩噩地东想西想，看着窗外发呆。老师看了她好几眼，最终却什么也没有说。

晚自习的时候，贺崱被老师叫去了办公室，汾乔干脆埋头趴在桌子上。没有老师检查晚自习，学生三三两两地开始说话。附近的两个女生大概以为汾乔睡着了，便悄悄讨论起她来。

“你说汾乔妈妈再婚是不准备带她去了吗？”

“不会吧，那她以后不是无父无母啦？以后跟谁一起住呀？被妈妈抛弃了，她还真是够凄惨的……”那声音有藏不住的幸灾乐祸。

闹哄哄的教室里，汾乔恰巧听到了最后一句，心一瞬间被攥得生疼，她腾地就站起来朝那个女生看过去，眼睛里满是怒火，顺手拿起课桌上的书就扔，课本重重地砸在女生路奚瑶的面前。

“你说什么？你有本事再说一遍！”

路奚瑶喜欢贺崱，平日里她也讲汾乔坏话，可汾乔从不当一回事，但是今天，她讲的这一句，偏偏戳中了汾乔的伤口。

这边剑拔弩张，所有人都停顿了。

路奚瑶觉得难堪极了，涨红了脸吼道：“我有什么不敢说的！我说错了吗？你以为你比谁高贵？你就是没爸没妈被抛弃！”

那一字一句插在了汾乔的心上，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汾乔眼睛猩红，向前一扑，路奚瑶就被汾乔骑在身上。汾乔一向是淡然的性子，从不轻易和人吵架，更别说打架了。一班是

好学生聚集地，哪里见过这阵势，等反应过来，路奚瑶的脸已经被汾乔抓花了。

众人连忙拉开汾乔。

汾乔胸口一起一伏，一副气急了的样子，再看路奚瑶，头发被扯得乱糟糟的，脸上还被抓花了几道，像个疯婆子。

“汾乔别生气了。”

“乔乔，你别把她的话当回事，她是胡说的……”

大家纷纷劝着汾乔，没几个人同情被打的路奚瑶。毕竟路奚瑶的话专戳人心窝子，着实过分了。

一场风波过后，教室里没什么人说话，只有路奚瑶低声哭泣的声音，平时与她交好的两人扶着她去了医务室处理脸上的伤口。

不出意外，下自习课之前，汾乔被老师叫去了办公室。贺嵘在办公室另一张桌子上帮老师登记测验分数，见汾乔进来，神情里便带了几分忧色。汾乔站在钟太面前，眼帘低垂，面色平静。

“为什么要动手？”钟太紧皱着眉，头疼不已。

“她议论我的家庭。”汾乔回答。

“你——”钟太听见这话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“那也不应该动手啊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”

汾乔倔强地看着钟太，没有说话，黑曜石一样漂亮的眼睛却在诉说着满满的不服气，好像在问她为什么不能动手。

钟太哑然，她的女儿比汾乔大不了几岁，想想汾乔的遭遇，将心比心，她真的无法再对汾乔说什么责备的话。千言万语压在喉咙边，最后，她只挥了挥手：“下个学期就要中考，我就不给你记过了，但路奚瑶的医药费你得负责。要是路奚瑶的父母来了，你还得道个歉。知道了吗？”

也知道这是钟太能做出的最大的让步，这次汾乔没再沉默，

低下头闷闷地应了一声。

钟太头疼地揉了揉眉头，挥挥手示意她可以走了。

下了晚自习，汾乔一个人背着包走出教室，她的背脊挺直，白色及膝袜和黑色皮鞋一尘不染，身形纤瘦，有一种一触即破的脆弱感，贺嵘莫名觉得有点心疼。

“乔乔。”他忍不住唤她。

“贺嵘？”她回头笑了一下，“谢谢你，这些天麻烦你了，花了你好多钱，我现在有钱了，还给你吧。”她扬了扬手里的钱包。

“好。”贺嵘快走几步，和汾乔走到一排。

“这个给你。”他摊开手心，上面是一颗用玻璃糖纸包着的漂亮酸梅糖。

“你别总是给我糖，这样显得我很幼稚。”她撇着嘴嫌弃，眼底却带着愉悦。

汾乔剥开糖纸将酸梅糖放进嘴里，深呼了一口气，白色的雾气在路灯下格外明显。

也许是揍了人发泄之后心里舒服多了，汾乔没有前几天那么沉闷，贺嵘给她讲了些有趣的小段子，她也捧场地笑起来。

刚出校门，汾乔的嘴角又塌了下去。

汾乔家里的车已经稳稳地停在了校门外。那辆车是以前爸爸每天来接她时开的，爸爸去世后一直封存在车库，今天却不知道被谁开了出来。

她怒气冲冲地上前，“砰砰”地敲响驾驶座的窗子，不待窗子落下来，她先开口质问：“谁准你开这辆车的？！”

驾驶座上的人面相十分老实，被汾乔骂了，他也只是讷讷地回她话：“是高女士让我来接您放学的，她在附近给您租了一套